

【名著双语读物·中文导读+英文原版】



*A Christmas Carol*

# 圣诞颂歌

[英] 狄更斯 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名著双语读物

名著双语读物·中文导读+英文原版

*A Christmas Carol*

# 圣诞颂歌

[英] 狄更斯 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圣诞颂歌》是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同时也是史上最受欢迎的圣诞故事之一。故事的主人公斯克罗吉是一个刻薄、吝啬的人。他很有钱，却不舍得为职员的炉火加一块煤；他认为过圣诞节只不过是一个荒谬可笑、让人挥金如土的阴谋；对于任何施舍活动的邀请，他总是断然拒绝。但是在一个圣诞前夜，他遇到了三位圣诞幽灵，幽灵们带他重温了过去的温暖时光，看到了现在周围人们的欢乐聚会，也预见了他自己惨淡而可怕的未来。所幸种种都是杳然一梦，梦醒之后，斯克罗吉终于幡然醒悟，从此以后，在他曾经落落寡欢的生命里，永远高奏着一曲圣诞颂歌！

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畅销至今，已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并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书中所展现的故事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还是作为通俗的文学读本，本书对当代中国的青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英文故事概况，进而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水平，在每章的开始部分增加了中文导读。同时，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内容，书中加入了大量的插图。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 名著双语读物·中文导读+英文原版/（英）狄更斯（Dickens, C.）著；王勋等编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7699-6

I. ①圣… II. ①狄… ②王…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0305 号

责任编辑：柴文强 李晔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徐俊伟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60mm 印 张：8.5 字 数：164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19.00 元

---

产品编号：056830-01

# 前言

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现实。他以其独特的笔触和丰富的情感，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各种人物和社会现象，被誉为“人民的作家”。他的代表作《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等，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1812年2月7日，狄更斯出生在英国的朴茨茅斯市。因其父负债入狱，狄更斯于1824年被迫辍学。为了维持生计，狄更斯在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这一时期蒙羞受辱、遭受抛弃的感觉萦绕了狄更斯的一生，这段经历可以在他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找到。1824—1826年，狄更斯重新回到了学校。而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依靠自学。1827年，狄更斯开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随后到报社成为一名采访议会的记者。这段经历使狄更斯熟悉了英国法律和政治体系的内幕，使他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并为日后的文学创作做好了素材和艺术方面的准备。1836年，狄更斯结集出版了他的系列描述伦敦生活的作品，名为《博兹特写集》，这使他获得初步成功。183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作品发表以后，风行一时，畅销全国，成为了街谈巷议的资料，并使他得以靠写作维持生活，并从此开始专职著作生涯。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小品等。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艰难时世》、《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唐贝父子》和《远大前程》等。这些作品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图景，塑造出了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狄更斯精力充沛、才思过人，除了小说创作，他还从事其他各种活动。1842年，他到美国演讲，支持国际版权协议，并坚决反对奴隶制。此外，狄更斯还曾经营过一个戏剧公司，并于1851年为维多利亚女王表演。

纵观狄更斯的文学创作历程，随着他的艺术逐渐成熟，他的小说风格逐渐发生变化。在其早期作品中，他主要讲述有关主人公奇遇的一些滑稽



故事；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狄更斯则倾向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品集叙述、人物心理描写以及丰富的象征于一体。狄更斯在英国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和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给予同情和支持。他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狄更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因中风而去世，5天以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名人墓地。

除《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和《雾都孤儿》等长篇小说代表作之外，狄更斯1843年出版了经久不衰的儿童读物《圣诞颂歌》，该书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二个最伟大的圣诞故事”。《圣诞颂歌》自出版以来，已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并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在中国，《圣诞颂歌》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经典小说之一，同时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欧经典儿童文学名著之一。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决定编译《圣诞颂歌》，并采用中文导读英文版的形式出版。在中文导读中，我们尽力使其贴近原作的精髓，也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故事主线。我们希望能够编出为当代中国读者所喜爱的经典读本。读者在阅读英文故事之前，可以先阅读中文导读，这样有利于了解故事背景，从而加快阅读速度。同时，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内容，书中加入了大量的插图。我们相信，该经典著作的引进对加强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修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书是中文导读英文名著系列丛书中的一个品种，编写本系列丛书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准备参加英语国家留学考试的学生提供学习素材。对于留学考试，无论是SSAT、SAT，还是TOEFL、GRE，要取得好的成绩，就必须了解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背景知识，而阅读西方原版名著是了解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为专门从事英语考试培训、留学规划和留学申请指导的教育机构，啄木鸟教育支持编写的这套中文导读英文原版名著系列图书，可以使读者在欣赏世界原版名著的同时，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等，并提高英语阅读速度、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从而在TOEFL、雅思、SSAT、

SAT、GRE、GMAT 等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进而帮助读者成功申请到更好的国外学校。

本书中文导读内容由王勋编写。参加本书故事素材搜集整理及编译工作的还有纪飞、赵雪、刘乃亚、蔡红昌、陈起永、熊红华、熊建国、程来川、徐平国、龚桂平、付泽新、熊志勇、胡贝贝、李军、宋亭、张灵羚、张玉瑶、付建平等。限于我们的科学、人文素养和英语水平，书中难免会有不当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啄木鸟教育 ([www.zmnedu.com](http://www.zmnedu.com))

2014 年 6 月



CONTENTS

第一节 马莱的灵魂/

Stave One Marley's Ghost ..... 1

第二节 第一个精灵/

Stave Two The First of The Three Spirits ..... 32

第三节 第二个精灵/

Stave Three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Spirits ..... 59

第四节 第三个精灵/

Stave Four The Last of The Spirits ..... 92

第五节 尾声/

Stave Five The End of It ..... 113

# 第一节 马莱的灵魂

Stave One Marley's Ghost



首先必须要说的是，雅各·马莱死掉了，像是钉死的门钉一样死了。斯克罗吉当然知道马莱已经死了，因为他是马莱唯一的指定遗嘱执行人、唯一的遗产管理人、唯一的朋友和送葬者。不过这位斯克罗吉倒也没觉得难受得不得了，作为一个出色的生意人，他还是以地道的生意经举行了那场葬礼。

说到这个斯克罗吉，他可真是一个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人！他又硬又锐利，仿佛一块打火石一般，却从来没有打出慷慨的火花；他苍白的双颊上总是覆盖上一层严霜，走到哪儿就把寒冷带到哪儿，从来没有人街上和颜悦色地和他搭话，不过斯克罗吉才不在乎这些。他最乐意的就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生道路上侧着身子悄悄走过，警告一切有同情心的人离得远一点儿。

七年之后——在某个圣诞节前夜，老斯克罗吉正坐在账房里忙碌着。那天的天气昏沉阴暗，大雾弥漫，低罩的彤云将一切东西都弄得朦朦胧胧的，窗户里闪烁的烛光仿佛是褐色雾气里的斑斑红晕。

账房外的一间木桶般的小房间里坐着斯克罗吉的办事员，他生的炉火比斯克罗吉小得多，因为煤箱放在账房里，而斯克罗吉正随时监视着他。因此办事员只好围上白羊毛围巾，试图靠烛火取暖。

这时，一个兴高采烈的声音传来，是斯克罗吉的外甥来了：“圣诞快乐，舅舅！愿上帝保佑你！”

# 新嘉坡英皇 第一章

Wheat-Growers



两位绅士对他鞠躬

这个外甥在大雾和严寒中急速赶路，把自己整个儿弄得热气腾腾的，脸色红润有光。

“胡闹！”斯克罗吉说，“什么圣诞节快乐？你已经够穷啦，有什么权利快乐？”

“好呀，那么，”外甥兴奋地说，“您够富的啦，又有什么权利不快乐呢？”

“呸！”舅舅说，“滚它的圣诞节，这不过是这样的时候：你需要付欠账却没有钱，你需要结清各项账目，但整整一打的月份里的每一项都表明你无利可图！”

“舅舅，”外甥说，“我确信圣诞节来临之时是个好时候，撇开对于它神圣的名称和来源所引起的崇敬之心，这也是一个仁爱、宽恕、慈善和快乐的节日，唯有这时男男女女似乎不约而同地打开自己紧闭的心扉——舅舅啊，尽管圣诞节我从未得到过一小块金子，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好处。请你明天来我们家吃饭吧！”

斯克罗吉表明自己是绝对不会去的，他吼道：“再见！”

“我什么都不求您，我们为什么不能友好呢？”

“再见！”

“您的态度如此坚决，我真的感到很遗憾。但我还是要祝您圣诞节快乐，舅舅！”

“再见！”

他的外甥毫无怨言地离开了那个房间，同时向小木桶房间里的办事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得到了后者热情得多的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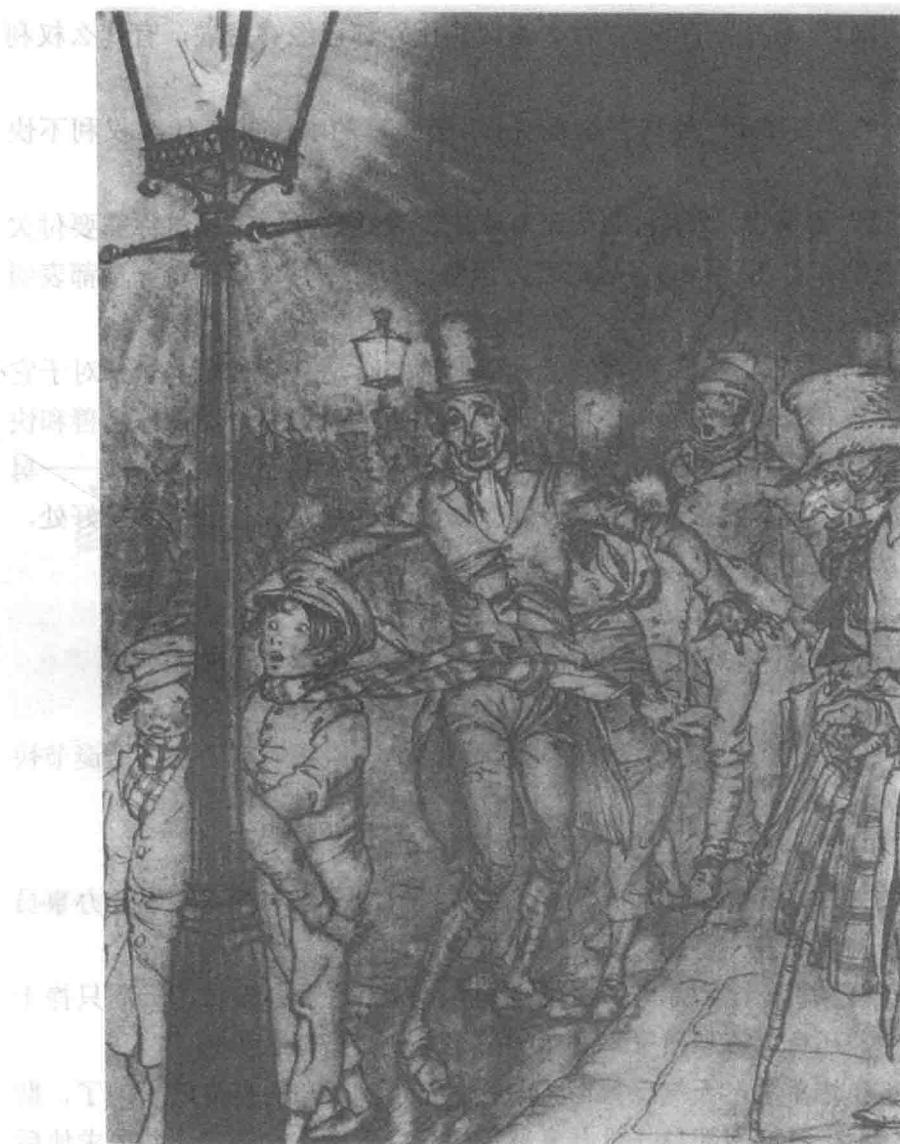
“竟然还有一个家伙，”斯克罗吉咕噜着，“这个办事员，一周只挣十五个先令，还有老婆和孩子，居然也高谈着什么圣诞节快乐。”

迷雾更浓重了，天气冷得切肤刺骨。终于到了账房打烊的时间了，斯克罗吉很不乐意地站起身，对办事员默认已经下班这一事实，并要求他后天一定要来得更早些。办事员答应了，围着长长的白羊毛围巾，以最快的速度冲刺，跑到在开姆顿镇的家中玩捉迷藏游戏去了。

而斯克罗吉在常去的阴沉沉的酒菜馆里，吃完阴沉沉的晚饭，欣赏了一下自己的银行存折，就回家睡觉了。他住在原来属于他死去的合伙人的屋子里，现在看起来真够老、够寒碜的，院子里阴暗得很，迷雾和寒气弥

的腰带里装满了弹药，提到了腰上。他那双大眼睛全神

地注视着前方。



办事员以最快的速度冲刺

“我必须把孩子送回学校，”办事员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受到伤害，这太不公平了。我必须把孩子送回学校，这样他才能继续他的学业。”

漫在漆黑破旧的房屋门口，仿佛掌管天气的神灵正坐在门槛上哀伤地沉思。

这会儿，门口那个把手实实在在没有一点儿特殊的地方，何况斯克罗吉缺少那种叫做想象力的东西。以下这一点也需要大家记住，就是斯克罗吉基本再也没有想到过他死去七年的合伙人马莱。但有件事情发生了，当斯克罗吉把钥匙插进门锁后，那个把手，变成了马莱的脸。

马莱的脸。一圈黯淡的光晕萦绕着他，仿佛黑暗的地窖里一只坏掉的龙虾，他的头发奇怪地飘动着，大大地睁着眼睛一眨也不眨，青灰色的脸色看了叫人害怕。

接着，斯克罗吉看到马莱腰部以下的地方，一条长长的铁链如尾巴一般缠绕在他身上，而构成链条的东西是银箱、钥匙、挂锁、账簿、契据和沉重的钢制钱袋。马莱的躯体是透明的，斯克罗吉过去常常听人说马莱没有心，直到现在他才相信这句话。

“喂，怎么啦？”斯克罗吉正在和自己的知觉做斗争，但声调一如既往地刻薄冷酷。

“我生前是你的合伙人——雅各·马莱，”这毫无疑问是马莱的声音，它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头发、衣服下摆和流苏却依然在飘拂着。接着，它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同时摇动着身上的链条，声响是那么阴森恐怖，使得斯克罗吉紧紧抓住座椅，以免晕厥倒地。

“可怕的幽灵啊！”斯克罗吉双手合十地跪倒，问，“你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精灵们为什么要在世间到处行走？”

“如果一个人生前的灵魂没有走动，那么死后他的灵魂注定要浪迹天涯——啊，我是多么不幸啊！还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本可以在生前分享到的事物，现在却触碰不得！”它又发出一声叫喊，摇动着链条。

“你戴着脚镣手铐，”斯克罗吉颤抖地问，“这是为什么？”

“我戴着生前我自己锻造的链条，我一环又一环，一码又一码地锻造了它，并心甘情愿地将它缠绕在身上，”鬼魂回答说，“难道你感到陌生吗？七个圣诞节前夜之前，你身上的链条就足足有我这根这么重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打造，现在你的链条已经极为沉重了！”

斯克罗吉试图寻找自己身边是否被五六十英寻长的铁链围绕着，但他什么也没看到。



晨衣里没有人

“全部的时间，我一直在飘荡着，没有休息，没有安宁，受到永无休止的悔恨的折磨！”灵魂继续说，“我来这儿是要警告你，你还有希望避免我的命运。是我设法给你带来的希望，你将要被鬼缠着——被三个精灵。”

斯克罗吉的脸拉得像鬼魂一般长，结结巴巴地说：“这就是你所谓的希望？”

“是的，明天钟声敲响一点钟的时候，第一位会来访问，后天夜晚同一个钟点是第二位，大后天夜晚十二点的最后一响停止震荡时，是第三位。请记住我的话吧！”

幽灵说完后，就直挺挺地站起来，把链条一圈圈地绕在手臂上。接着它退到窗户边，举起手来，同时天空响起了嘈杂的喧闹声，那是断续的哀悼和悔恨的声音，那是难以形容的悲伤和自怨自艾的哭泣。

幽灵静听了一会儿之后，也加入了这曲悲悼的挽歌中，飘到了窗外那凄凉又黑暗的夜空里。接着，迷雾吞没了它们，黑夜变得和斯克罗吉回家时一模一样了。

*M*arley was dead: to begin with. There is no doubt whatever about that. The register of his burial was signed by the clergyman, the clerk, the undertaker, and the chief mourner. Scrooge signed it: and Scrooge's name was good upon 'Change, for anything he chose to put his hand to. Old Marley was as dead as a door-nail.

Mind! I don't mean to say that I know, of my own knowledge, what there is particularly dead about a door-nail. I might have been inclined, myself, to regard a coffin-nail as the deadliest piece of ironmongery in the trade. But the wisdom of our ancestors is in the simile; and my unhallowed hands shall not disturb it, or the Country's done for. You will therefore permit me to repeat, emphatically, that Marley was as dead as a door-nail.

Scrooge knew he was dead? Of course he did. How could it be otherwise? Scrooge and he were partners for I don't know how many years. Scrooge was his sole executor, his sole administrator, his sole assign, his sole residuary legatee, his sole friend, and sole mourner. And even Scrooge was not so



马莱出现

dreadfully cut up by the sad event, but that he was an excellent man of business on the very day of the funeral, and solemnised it with an undoubted barg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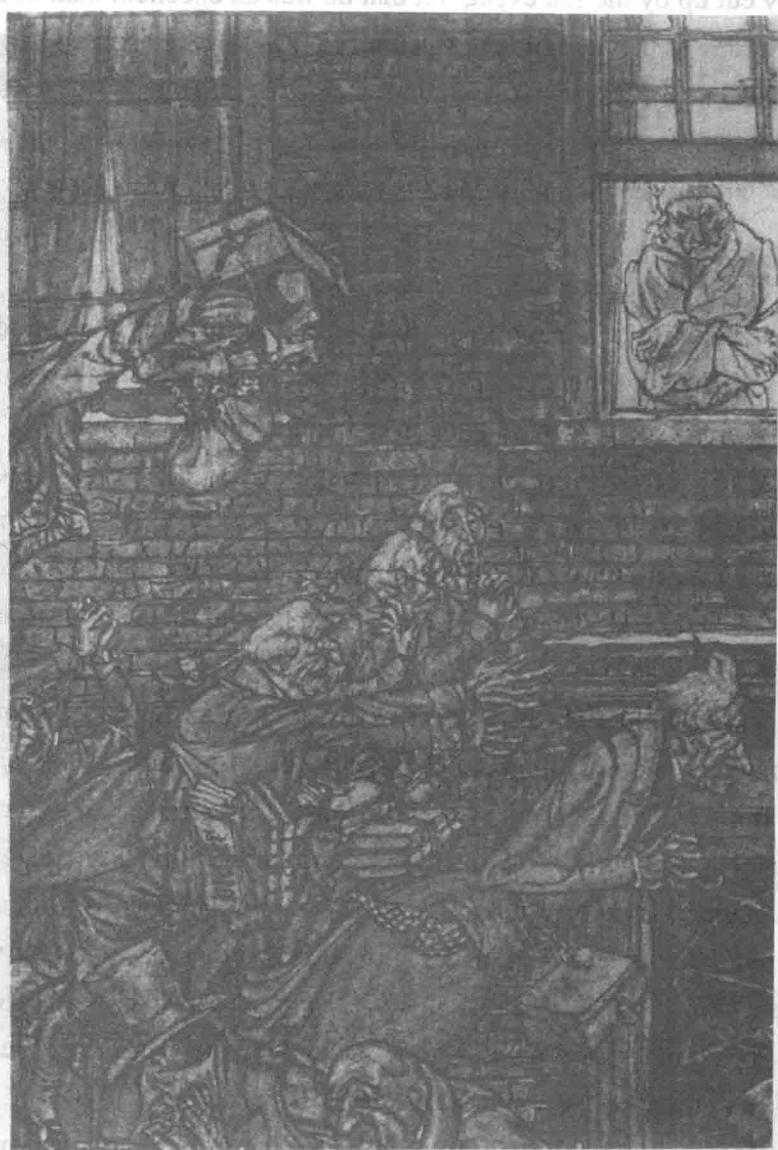
The mention of Marley's funeral brings me back to the point I started from.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rley was dead. This must be distinctly understood, or nothing wonderful can come of the story I am going to relate. If we were not perfectly convinced that Hamlet's Father died before the play began, there would be nothing more remarkable in his taking a stroll at night, in an easterly wind, upon his own ramparts, than there would be in any other middle-aged gentleman rashly turning out after dark in a breezy spot—say Saint Paul's Churchyard for instance—literally to astonish his son's weak mind.

Scrooge never painted out Old Marley's name. There it stood, years afterwards, above the warehouse door: Scrooge and Marley. The firm was known as Scrooge and Marley. Sometimes people new to the business called Scrooge Scrooge, and sometimes Marley, but he answered to both names. It was all the same to him.

Oh! But he was a tight-fisted hand at the grindstone, Scrooge! a squeezing, wrenching, grasping, scraping, clutching, covetous, old sinner! Hard and sharp as flint, from which no steel had ever struck out generous fire; secret, and self-contained, and solitary as an oyster. The cold within him froze his old features, nipped his pointed nose, shriveled his cheek, stiffened his gait; made his eyes red, his thin lips blue; and spoke out shrewdly in his grating voice. A frosty rime was on his head, and on his eyebrows, and his wiry chin. He carried his own low temperature always about with him; he iced his office in the dog-days; and didn't thaw it one degree at Christmas.

External heat and cold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Scrooge. No warmth could warm, no wintry weather chill him. No wind that blew was bitterer than he, no falling snow was more intent upon its purpose, no pelting rain less open to entreaty. Foul weather didn't know where to have him. The heaviest rain, and snow, and hail, and sleet, could boast of the advantage over him in only one respect. They often "came down" handsomely, and Scrooge never did.

Nobody ever stopped him in the street to say, with gladsome looks, "My



空中布满了幻象